

# 斯大林著

十月革命

與

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外國文書出版局印行

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學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 著林大斯

命革月十

與

略策底人黨產共國俄

——言序底書一路之命革月十到——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九四九一

出 版 局 聲 明

約、斯大林所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一書本版中文譯本，係按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最近刊印的俄文原版（一九四九年版）譯出。

AR 30/05

## 目次

(一) 十月革命底內外環境	五
(二) 論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與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	九
(三)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二七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四二
簡要註釋	四八



#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到十月革命之路（註一）一書底序言——

## （一）十月革命底內外環境

有三個外部情況，是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能比較易於打破了帝國主義鏈條，因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的。

第一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兩個基本帝國主義集團，即英法集團和德奧集團拚命鬥爭時期開始的，當時這兩個集團忙於彼此間的決死鬥爭，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物力來認真注意到與十月革命作鬥爭。這個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是有巨大的意義，因為它使十月革命能利用帝國主義內部殘酷衝突來鞏固和組織自己的實力。

第二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進程中開始的，當時那些苦於戰爭而渴望和平的勞動羣衆，被客觀情勢本身引到無產階級革命，作為擺脫戰爭的唯一出路。這個情況對於十月

革命是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它使十月革命能把爭取和平作為強有力的工具，使十月革命能易於把蘇維埃革命與結束可恨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因而使十月革命能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中間獲得廣大的同情。

第三個情況：當時在歐洲有雄偉的工人運動，在西方和東方有被長期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革命危機日益成熟的事實。這個情況對於俄國革命是有莫大的意義，因為它使俄國革命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能在俄國境外獲得可靠的同盟者。

可是，除這些外部情況以外，十月革命還有許多使它易於獲得了勝利的內部順利條件。

下述幾點，要算是這些條件中的主要條件：

第一，十月革命享有俄國工人階級絕大多數羣衆最積極的擁護。

第二，它享有渴望和平與土地的貧農和大多數兵士羣衆不容置疑的擁護。

第三，它有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久經鍛鍊的政黨為首，為其領導力量，而這個政黨之所以強有力，不僅是因為它有豐富的經驗和多年造成的紀律，並且是因為它與勞動羣衆有廣大的聯繫。

第四，十月革命所遇着的，是些比較易於克服的敵人，即是比較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被多次農民「騷動」弄得完全頹喪的地主階級，以及在戰爭進程中完全遭受破產的妥協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

第五，十月革命擁有新國家的廣大疆域，它在這個疆域內能夠自由機動，能夠在環境要求退却時實行退却，能夠暫時休息，能夠養精蓄銳等等。

第六，十月革命在其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能憑藉於本國所具有的充足的糧食、燃料和原料的資源。

這些內外情況配合起來，就造成了使十月革命較為易於獲得勝利的特殊環境。

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在內外環境方面沒有什麼不利的條件。例如，這樣一個不利條件，即十月革命處於相當孤獨地位，它旁邊和隣近沒有一個可爲它所倚靠的蘇維埃國家這一事實，該有多大作用呢？毫無疑義，例如德國將來發生的革命在這方面是會處於比較便利地位的，因爲它隣近有我們蘇聯這樣一個實力強大的蘇維埃國家。至於十月革命底這樣一個不利條件，即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的事實，那更不必說了。

可是，這些不利條件祇是着重說明十月革命上述內外特殊條件有巨大意義而已。

我們一分鐘都不可忘記這些特殊條件。在分析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國事變時（註三），特別應當記着這些特殊條件。托洛茨基首先就應當記着這些特殊條件，因爲他竟籠統地把十月革命拿來與德國革命比擬，並放肆痛斥德國共產黨底真正錯誤和虛構錯誤。

列寧說：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那種歷史上非常新奇的具體形勢下，是容易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但俄國要繼續這個革命，並把這個革命貫徹到底，那就比西歐各國難一些。我還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經指出這一點，此後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實這種論斷是正確的。俄國當時的特殊條件：（一）有可能將蘇維埃革命與藉這個革命結束工農深受其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二）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個雄震全球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這兩個集團當時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它們的敵人蘇維埃；（三）有可能支持較為長期的國內戰爭，這局部是因為我國疆域極廣和交通不便；（四）當時在農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使無產階級黨能把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激烈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那裏的革命要求拿來，並因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而一舉實現之，——這樣的特殊條件，現時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這些條件或類似條件的重演，是不很容易的。因此——除其他某些原因以外，——西歐要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就比我們難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五頁）。

列寧底這一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 (二)論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

### 與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是爲着瞭解這個革命底內容和歷史意義而首先就必須認識的。這些是什麼特點呢？

第一，就是這樣一件事實：在我國所誕生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基礎上，在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勞動羣衆的條件下產生的政權。第二，就是這樣一件事實：在我國所奠定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在一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裏，而在其他資本主義更爲發展的國家依然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獲得勝利的結果。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再沒有其他特點了。可是，現時對於我們重要的正是這兩個特點，這不僅是因爲它們確切表明十月革命底實質，而且是因爲它們十分明白地揭露出「不斷革命」論底機會主義本性。

我們來簡略分析這兩個特點吧。

關於城鄉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問題，關於把這些羣衆奪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極重要的問題。革命底命運如何，無產階級專政堅固與否，是要看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城鄉勞動羣衆究竟是擁護誰，是擁護資產階級，還是擁護無產階級，是成爲資產階級後備力量，還是成爲無產階級後備力量這一點爲轉移的。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

命所以遭受失敗，主要是因為農民後備力量曾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十月革命所以獲得勝利，是因為它從資產階級方面奪得了農民後備力量，它把這些後備力量奪到了無產階級方面來，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成了城鄉千百萬勞動羣衆唯一領導力量。

誰沒有瞭解這一點，誰就永遠也不會瞭解十月革命底性質，無產階級專政底本性，我國無產階級政權對內政策底特點。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老練戰略家」用精緻手腕所「巧妙」「挑選出來」，並「合理憑藉於」某些居民階層的簡單政府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以推翻資本和達到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為目標，而以無產階級擔任領導為條件的階級聯盟。

所以，這裏所說的，並不是什麼「稍微」輕視或「稍微」誇大農民運動底革命能力，如某些用外交口吻辯護「不斷革命」論者現時所愛說的那樣。這裏所說的，是由於十月革命結果而產生的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底本性。這裏所說的，是無產階級政權底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底基礎。

####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即勞動者先鋒隊與人數衆多的非無產者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與大多數勞動者建立的特式階級聯盟，是反資本的聯盟，是為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反抗及其復辟企圖而建立的聯盟，是為

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而建立的聯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其次：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我們把這個科學的歷史學的哲學的拉丁名詞譯成更簡單的語句，那就是說：

在謀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爲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這一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祇有一個階級，即城市工人和一般工廠工人，即工業工人，才能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六頁)。

列寧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專政論，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底特點之一，就在於它是列寧無產階級專政論底模範式的實現。

有些同志以爲這個理論是只與俄羅斯實際情形有關的純粹「俄國的」理論。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說到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羣衆時，不僅是指俄羅斯農民而言，並且是指蘇聯境內那些不久以前還是俄國殖民地的邊區裏的勞動份子而言。列寧始終不倦地說：如果不與這些異族羣衆聯盟，俄國無產階級便不能獲得勝利。列寧在他論述民族問題的各篇論文中以及在共產國際各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都再三說過：如果沒有各先進國無產階級與各被奴役殖民地被壓迫民族間的革命聯盟，革命同盟，那末世界革命勝利是

不可能的。什麼是殖民地呢，豈不也是那些被壓迫的勞動羣衆，豈不首先就是農民勞動羣衆麼？誰不知道，殖民地解放問題在實質上就是那些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羣衆擺脫財政資本壓迫與剝削而獲得解放的問題呢？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決不是什麼純粹「俄國的」理論，而是世界各國所必須採用的理論。布爾什維主義不只是俄國的現象。列寧說：「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供世界各國效法的策略模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底特徵，就是如此。

從十月革命底這個特點方面看來，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們不來多講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場，當時他「簡單」忘掉了農民是革命力量，而提出了「不要沙皇，而政府是工人的」的口號，即是不要農民參加革命的口號。現在，甚至拉次克這位愛用外交口吻辯護「不斷革命」論者，也不得不承認說「不斷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離開實際環境而「向空一躍」。現在，大概是人人都認爲不值得再來和這「向空一躍」周旋了。

我們也不來多說托洛茨基在大戰時期，例如在一九一五年的立場，當時他在他所著爲「政權而鬥爭」一文中，由「我們處於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與舊制度對立，而是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民族對立」等語出發，而作出結論說農民底革命作用定會消滅下去，說沒收土地的口號已沒有它從前所有的那種意義。大家知道，列寧在剖解托洛茨基這篇

論文時，責備托洛茨基爲「否認」「農民作用」，說「托洛茨基在事實上幫助俄國自由派工人政治家，而這些政治家是把『否認』農民作用瞭解爲不願意發動農民去革命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我們倒不如來看看托洛茨基關於這個問題的比較晚些的著作，看看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奠定，而他已能根據事實來檢查他的「不斷革命」論，並改正他那些錯誤的時期內所發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爲一九〇五年一書所作的序言來說吧。請看托洛茨基在這篇序言中如何說明了「不斷革命」：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變和十月罷工間，在本書作者方面形成了他獲得『不斷革命』論名稱的那些對於俄國革命發展性質的觀點。這個奧妙名稱底含義，就是認爲俄國革命，雖然直接擺在它面前的是資產階級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止在這些目的上面。若不先使無產階級執掌政權，革命就不能解決它那些最近的資產階級的任務。而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後，又不能以在革命中以資產階級範圍來限制自己。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爲保證其勝利起見，還在其統治最初時期內，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主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形下，它不僅會與那一切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贊助過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衝突，而且會與那些協助過無

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衝突。在農民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祇有在國際範圍內，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

托洛茨基就是這樣說明他的「不斷革命」的。

祇要把這段言論拿來與以上從列寧幾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著作中引來的幾段言論對照一下，就可看出橫在列寧無產階級專政論與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間的整個深淵了。

列寧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階層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而托洛茨基則說，「無產階級先鋒隊」會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衝突」。

列寧說，無產階級領導被剝削勞動羣衆。而托洛茨基則說，「在農民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

據列寧說，革命首先要從俄國本國工農中間吸取自己的力量。而托洛茨基則認為，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吸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國際革命竟只得遲些到來，那又怎樣辦呢？我國革命有沒有什麼光明前途呢？托洛茨基認為是沒有任何光明前途的，因為「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按這個計劃說來，我國革命祇有一個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種矛盾中苟延殘喘，在等待世界革命時連根枯朽。

據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以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爲倚據，以「完全推翻資本」和「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爲目標的政權。

據托洛茨基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衝突」，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力求解決「矛盾」的政權。

這個「不斷革命論」，究竟與那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著名孟什維主義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其實是毫無區別的。

這裏沒有絲毫懷疑的餘地。「不斷革命論」並不是什麼對農民運動革命能力所表示的一種簡單的輕視。「不斷革命論」是對農民運動所表示的一種逕直否認。列寧無產階級專政論的輕視。

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底特徵怎樣呢？



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時，特別是在大戰時期，發現了關於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不平衡發展，躍進式發展的規律。按這個規律底含義說來，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是發展得不平衡的，並不是按既定次序發展，不是某一個托拉斯、某一個工業部門或某一個國家始終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國家則依次落伍；——而是躍進式的，在某些國家發展中發生停頓，在別些國家發展中却發生一種躍進。同時，落伍的國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希圖保持舊陣地，而躍進的國家也同樣「合乎情理地」希圖奪取新陣地，結果就使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軍事衝突成爲絕對不可避免的事情。例如，德國情形會是如此，在半世紀以前，德國同英法比較起來，還是一個落後國家。日本當時同俄國比較起來，也是如此。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已向前躍進得很遠，德國已超過法國，並已開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而日本則已超過了俄國。大家知道，從這些矛盾中就產生了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大戰。

這個規律是從下述各點出發的：

(一) 「資本主義已變成極少數『先進』國用殖民政策壓迫，用財政資本扼制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摘自列寧所著帝國主義法文版序言，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四頁)。

(2) 「瓜分這種『賊物』的，是兩三個雄震全球而全身武裝的惡獸（美英日），它們把全世界都捲入它們自己爲瓜分自己賊物而進行的戰爭」（同上）。

(3) 財政資本壓迫的世界體系內各種矛盾的增長以及軍事衝突的必然性，結果就使帝國主義世界戰線容易被革命打破，而由個別國家來衝破這條戰線是可靠的情形。

(4) 最可靠的情形，是在帝國主義戰線鏈條最弱的地方和國家，即是在帝國主義最鬆懈而革命最易展開處衝破這條戰線。

(5) 因此，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那怕是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裏獲得勝利，而同時在其他國家，那怕是資本主義更爲發展的國家裏，却還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情形，是完全可能而且可靠的情形。

簡括說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底基礎，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何在呢？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就在於它是實際運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論的模範。

誰沒有瞭解十月革命底這個特點，誰就永遠也不會瞭解這革命底國際本性，這革命底偉大國際力量，這革命底特殊對外政策。

列寧說：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

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為「若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較爲長期的堅持鬥爭，便無法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各國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開始於——如果按他們那種理論說來，無產階級革命一般應在什麼地方開始的話——工業發展的國家；他們硬說，這些國家在工業方面愈發展，社會主義勝利底機會也愈多；而且在他們看來，在一個國家內，況且是在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是完全不近情理而絕對沒有可能的。還在大戰時，列寧就已倚據各帝國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律，提出他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國家，那怕是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裏獲得勝利的這個無產階級革命論，來與機會主義者對立。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已完全證實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正確的。

從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能在一個國家裏勝利的理論方面看來，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是怎樣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所著小冊子我國革命（一九〇六年出版）來說吧。

托洛茨基寫道：

「除非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國家幫助，讓工人階級便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權，便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為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不容片刻懷疑的」。

這一段話是說明什麼呢？就是說明：「除非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國家幫助」，換言之，在歐洲無產階級尙未奪得政權以前，在一個國家內——這裏是指在俄國內——社會主義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個「理論」與列寧認為社會主義能「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原理，有什麼相同處呢？

這裏顯然是沒有絲毫相同處的。

可是，就假定說：托洛茨基這本小冊子因爲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當時還難於斷定我國革命底性質，所以這本小冊子就含有一些無意中的錯誤，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在較晚時期內的觀點吧。我們就拿托洛茨基所著的另一本小冊子，即和平綱領來說，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而現時（一九二四年）已編在一九一七年一書中再版了。托洛茨基在這本小冊子裏，批評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並拿歐洲聯邦口號來與之對立。他硬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勝利祇能是歐洲幾個聯合爲歐洲聯邦的基本國家（英俄德）底勝利，否則完全是不可可能的。他簡直說道：「除非德國發生革命，則在俄國或英國是絕對不能有勝利革命的，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托洛茨基說：

『爲反對歐洲聯邦口號而提出的唯一的稍許具體的歷史意見，由那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布爾什維克黨當時的中央機關報。——斯大林註）歸納爲以下一句話：「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社會民主黨人就作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國內獲得勝利，因此無須以創立歐洲聯邦爲每一個別國家內無產階級專政底前提。各國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平衡，——這是完全不容爭辯的意見。可是，這不平衡性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國、奧國、德國或法國底資本主義水準不是一樣的。可是，與非亞兩洲比較起來，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已經成熟到了實現社會革命的資本主義「歐洲」。至於任何一個國家在自己的鬥爭中都不應「等待」別國，——這本是一個淺顯的思想，重復提起這個思想，是有益而且必要的，好使平行的國際行動觀念不致被等待主義的國際不動觀念所代替。我們不等待別國而在民族範圍內開始鬥爭並繼續鬥爭，因爲我們完全相信我們的創始定會推動其他各國家內的鬥爭；假如這一點竟不能實現，那末如果以爲革命俄國——譬如說——能在保守主義歐洲面前支持得住，或以爲社會主義德國能在資本主義世界孤獨保留下去，就未免是絕無希望的想法，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可證明的』。

由此可見，這仍然是社會主義在歐洲各基本國家內同時勝利論，而這種論調通常都是絕對排斥列寧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論的。

不待說，爲要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爲要完全保障免除舊制恢復的危險，是必須有數國無產者們共同努力的。不待說，除非有歐洲無產階級來援助我們俄國革命，我們俄國無產階級便不能擋住那種合力的進逼；同樣，除非有俄國革命去援助西方革命運動，這個運動便不能如它在俄國成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那樣迅速地向前發展。不待說，我們是需要援助的。但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我國革命的援助呢？歐洲工人對於我國革命的同情，他們破壞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計劃的決心，——所有這些是不是援助呢？是不是嚴重的幫助呢？當然是嚴重的幫助。如果沒有這種援助，如果沒有這種不僅歐洲工人，而且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所給予我們的幫助，那末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處於困難地位了。這種同情和這種幫助，再加上我們紅軍底實力和俄國工農挺身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決心，——所有這些，至今是否足夠擊退帝國主義者進攻，並取得爲進行認真建設工作所必要的環境呢？當然是足夠的。這種同情現時是在增長呢，還是在減弱呢？絕對是在增長的。這樣，我們有沒有各種順利條件，不僅能推進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事業，並且能幫助西歐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呢？當然是有這種條件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七年來的歷史，就是燦爛說明這一點。能不能否認我國已有雄偉勞動高潮開始呢？當然是不能否認的。

既然這樣，那末托洛茨基說革命俄國不能在保守主義歐洲面前支持下去的議論，還能有什麼意義呢？

它祇能有一種意義：第一，托洛茨基沒有感覺到我國革命內部的實力；第二，托洛茨基不瞭解西方工人和東方農民給予我國革命的精神援助所含有的無限意義；第三，托洛茨基沒有覺察到現時正腐蝕着帝國主義的那種內部虛弱症。

托洛茨基因為醉心於批評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論，於是他在自己於一九一七年出版並於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冊子和平綱領中，便不知不覺地完全打破了自己。

可是，也許托洛茨基這本小冊子也是陳舊了，也由於某種原因而不復符合他的現時觀點了？我們且拿托洛茨基最近的著作，當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家，即在俄國獲得勝利後所寫的著作來說吧。例如，我們就拿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為他的和平綱領這本小冊子新版所寫的跋言來說吧。他在這篇跋言中寫道：

「無產階級革命在民族範圍內不能勝利完成，——這一句在和平綱領中屢次重複說過的斷語，也許有某些讀者覺得它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及五年來的經驗所推翻了。可是，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國家在一國內，而且是在一個落後國內擋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是表明無產階級有巨大實力，而這種實力在其他較先進較文明的國家內，是能作出真正神奇的事業來的。可是，我們雖在政治上軍事上保持為一個國家，但我

們並沒有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地步，甚至於還沒有接近到這個地步：當其餘歐洲國家還是資產階級統治時，我們爲反對經濟孤立性而鬥爭，便不得不設法去與資本主義世界妥協；同時可以大胆說：這些妥協至多也祇能幫助我們醫治某些經濟創傷，求得某種進步，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却祇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內獲得勝利後，才會成爲可能哩。

托洛茨基這種說法，顯然是違反實際情形，而拚命想挽救「不斷革命論」於完全破產地步的。這樣說來，那就是無論你們怎樣設法辯解，但你們不僅「沒有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地步，而且甚至還「沒有接近」到這個地步。原來有人曾希望「與資本主義世界妥協」，但這些妥協原來也沒有絲毫結果，因爲無論你們怎樣設法辯解，但在無產階級尙未「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內」勝利以前，「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總是辦不到的。

那末，既然在西方還沒有勝利，於是俄國革命也就祇能「二中取一」：或者是連根枯朽，或者是蛻化爲資產階級國家。

無怪乎托洛茨基說我們黨「蛻化」已經說到兩年之久。  
無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已預言我們國家定會「滅亡」。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個奇怪「理論」，怎能與列寧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相容呢？  
 這個奇怪「前途」，怎能與列寧所說新經濟政策一定使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前途相容呢？

這個「不斷」絕望的思想，怎能與列寧底如下一段言論——舉例來講——相容呢：

「社會主義現時已經不是一個遙遠將來的問題，或某種抽象幻景的問題，或某種偶像的問題。我們對於偶像的意見仍然如舊，仍然是很不好。我們已把社會主義拉入日常生活，而在這裏我們應當把事情弄清楚。這就是我們時期的任務，這就是我們時代的任務。讓我在結束演說時表示一個信念，就是無論這個任務怎樣困難，無論這個任務和我們舊時任務比較起來是如何新穎，無論這個任務會使我們受到多少困難，但我們大家同心協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以內，無論怎樣都一定會解決這個任務，所以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六頁）。

試問托洛茨基底這種前途「不斷」黑暗思想，怎能與列寧底如下一段言論——舉例來講——相容呢：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爲

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這裏顯然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絲毫可以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對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論的否定；反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對「不斷革命」論的否定。

不相信我國革命底力量和本事，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本事——這就是「不斷革命」論底內幕。

迄今以前，通常都只指出「不斷革命」論底一方面，即是它那種不相信農民運動含有革命能力的思想。現在，爲說得公允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須補充指出它的另一方面，即是它那種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具有力量和本事的思想。

托洛茨基底理論與孟什維主義所謂除非無產階級革命「在西歐各基本國家內」預先勝利，則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何況是在一個落後國家內——勝利就不可能的通常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其實是毫無區別的。

這裏絲毫沒有可以懷疑的餘地。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

近來，在我們的刊物上出現了一些腐敗的外交家，他們力圖私販「不斷革命」論，說它是

可與列寧主義相容的東西。他們說：固然，這個理論在一九〇五年時原來是不適用的。可是，托洛茨基底錯誤就在於他當時跑得太遠，竟企圖在一九〇五年環境裏應用當時還不可應用的理論。可是後來，——他們說，——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當革命已經完全成熟時，托洛茨基底理論却已完全適得其所了。不難猜到：這些外交家中的最主要的角色，就是拉狄克。請聽他說吧：

「戰爭在力求爭得土地與和平的農民和各小資產階級政黨間掘成了一條深淵：戰爭已把農民交給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布爾什維克黨來領導了。當時有可能實現的，已不是工農專政，而是以農民為靠山的工人階級專政。羅沙、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反對列寧時所提出的主張（即「不斷革命」。斯大林註），事實上竟成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階段」。

這裏每字每句，都是顛倒是非。

說在戰爭時「有可能實現的，已不是工農專政，而是以農民為靠山的工人階級專政」，這話是不對的。其實，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就是工農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特殊錯綜結合起來的實現。

說拉狄克所含差不提的「不斷革命」論是於一九〇五年時由羅沙、盧森堡和托洛茨基提出的，——這話是不對的。其實，這個理論是巴烏斯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現在，經過十個月以

後，拉狄克已來自行更正，認爲必須把巴烏斯大罵一頓，說他不應當提出「不斷革命」論。可是，拉狄克也必須把巴烏斯底同道人托洛茨基罵一頓，才算公道哩。

說一九〇五年革命所摒棄了的「不斷革命」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階段」上，即是在十月革命時，竟成了正確主張，——這話是不對的。十月革命底全部進程，十月革命底整個發展過程，都已表明，都已證明，「不斷革命」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不斷革命」論是與列寧主義基礎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議論和腐敗外交，是不能掩蓋「不斷革命」論和列寧主義間的無底深淵的。

### (三)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

#### 布爾什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爲要瞭解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布爾什維克策略，至少是必須認清這個策略底幾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其所以必須這樣作，尤其是因爲在許許多多談論布爾什維克策略的小冊子中，正是往往把這些特點忽略了。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個·特·點·。如果聽信托洛茨基，那就會以為在十月革命準備史中，總共只有兩個時期，即偵探時期和武裝起義時期，其他一切，都是由於誤信邪說。一九一七年的四月遊行是什麼呢？「結果來得『太左的』四月遊行，是個偵探性的發動，其目的是要檢驗羣衆情緒，檢驗羣衆與蘇維埃內大多數人的相互關係」。而一九一七年的七月示威又是什麼呢？按托洛茨基底意見說來，「其實，這一次示威也不過是在運動底新的更高階段上所舉行的一次新的，規模更大的偵探動作」。不待說，依照我們黨要求所舉行的一九一七年的六月示威，在托洛茨基看來，更應稱為「偵探動作」了。

這樣說來，還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布爾什維克已經有了工農組成的現成的政治軍隊，如果布爾什維克無論在四月間，六月間，七月間，都不曾調用這支軍隊去舉行武裝起義，而祇作過一些「偵探動作」，那就是因為，而且祇是因為當時「偵探得來的消息」，還沒有供出順利的「情報」。

不待說，這種對於我們黨政治策略的簡易化的觀念，無非是把通常的軍事策略與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策略混為一談而已。

其實，所有這些示威遊行，首先就是羣衆自發衝動底結果，羣衆反戰義憤湧現於街道上的結果。

其實，黨在當時的作用，是在於給那些自發產生的羣衆發動以一定的形式和領導，使之按照布爾什維克底革命口號來進行。

其實，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間，布爾什維克還沒有什麼現成的政治軍隊，而且不能有現成的政治軍隊。布爾什維克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鬥爭和階級衝突進程中，造就着這個軍隊（而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時，則已終於造成了這個軍隊），他們實行造就這個軍隊，是既經過四月遊行，又經過六月示威和七月示威，又經過區議會和全城市議會選舉運動，又經過反科爾尼洛夫叛亂（註三）的鬥爭，又經過奪取蘇維埃的鬥爭的。政治軍隊與軍事軍隊不同。如果軍事指揮部在臨戰時就已擁有現成的軍隊，那末黨却要在鬥爭本身進程中，在階級衝突進程中，按羣衆自己根據本身經驗而確信黨口號正確，確信黨政策正確爲標準，來逐漸造就自己的軍隊。

當然，每一次這樣的示威遊行，同時也相當揭示出那不可一望而知的勢力對比關係，也有相當偵探作用，但偵探作用在此地不是示威遊行底動機，而是示威遊行底自然結果。

列寧分析十月武裝起義前夜的事變，並拿這些事變與四月至七月間的事變比較時說道：

「此時情形恰巧不與四月二十一—二十一日前夜、六月九日前夜、七月三日前夜的情形一樣，因爲在當時所發生的是自發激動，而這種激動是我們黨所沒有捉摸到（如四月二十日），或是設法加以約束而把它形成爲和平示威的（如六月九日與七月三日）。因爲當時我們很知道：蘇維埃還不是我們的，農民所相信的還是李別爾唐恩和切爾諾夫的道路（註四），而不是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武裝起義），所以還不能有大多

數民衆跟從我們走，所以武裝起義還是爲時尚早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四五頁）。

專靠「偵探動作」，顯然是做不出多大事情來的。

問題顯然不在於「偵探動作」，而是在於：

（1）黨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內所進行的鬥爭，始終是倚靠於羣衆革命運動自發高漲的；

（2）黨倚靠着自發高漲時，始終保持了自己對於運動的獨立領導；

（3）黨這樣來領導運動，就易於編制羣衆政治軍隊去舉行十月武裝起義；

（4）這樣的政策不能不使十月革命全部準備工作都在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進行；

（5）這樣準備十月革命，又使十月武裝起義的結果，政權落到了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手裏。

總之，一個黨，即共產黨獨立領導，是十月革命準備工作底基本要點，——這就是十月革命底特徵，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第一個特點。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勝利就會不可能了。

這就是十月革命與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不同而優勝於它的地方，因為在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中，革命底領導是由兩個黨所分担，而且無論其中那一個黨都不能稱為共產黨。

**第二個特點。**這樣，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是在一個黨，即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進行的。可是，黨是怎樣進行這個領導的呢，這個領導是循着什麼路線進行的呢？這個領導是循着使各妥協黨，即在革命總解決時期內最危險的集團陷於孤立的路線，是循着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路線進行的。

列寧主義底基本戰略規則何在呢？

這個規則就在於認定：

- (1) 在革命總解決關頭迫近時期內，妥協黨是革命敵入底最險惡的社會支柱；
- (2) 除非使這些黨陷於孤立，就不能推翻敵人（沙皇制度或資產階級）；
- (3) 因此，在革命準備時期，主要的鋒芒應當是使這些黨陷於孤立，使廣大勞動羣衆離開它們。

在進行反沙皇制度鬥爭時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六年），沙皇制度底最險惡社會支柱是自由保皇黨，即立憲民主黨。爲什麼呢？因爲立憲民主黨是妥協黨，是要大多數民衆，即整個農民去與沙皇制度妥協的黨。自然，黨在當時是把主要打擊用去反對立憲民主黨人，因爲除非使立憲民主黨人陷於孤立，便不能指望農民與沙皇制度決裂，而



不保證有這種決裂，便不能指望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瞭解布爾什維克戰略底這一特點，而責備布爾什維克過分「仇恨立憲民主黨人」，說在布爾什維克方面反對立憲民主黨人的鬥爭「蒙蔽了」反對主要敵人，即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可是，這些毫無根據的責備，祇是暴露他們簡直不懂布爾什維克力求使妥協黨陷於孤立，以便促進戰勝主要敵人和加速這種勝利的戰略。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戰略，那末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就會不可能了。

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各鬥爭勢力底重心已移到新的位置上來了。沙皇已不存在了。立憲民主黨已由妥協勢力變成當權勢力，變成帝國主義底統治勢力了。此時，鬥爭已經不是在沙皇制度與人民間來進行，而是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來進行了。在這個時期內，帝國主義底最險惡社會支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爲什麼呢？因爲這些黨在當時是妥協黨，是要勞動羣衆去與帝國主義妥協的黨。自然，布爾什維克當時的主要打擊，是用去反對這些黨，因爲當時除非使這些政黨陷於孤立，便不能指望勞動羣衆與帝國主義決裂，而不保證有這種決裂，便不能指望蘇維埃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瞭解布爾什維克策略底這一特點，而責備布爾什維克「過分仇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責備布爾什維克「忘記了」主要目標。可是，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都燦爛說明，布爾什維克祇有採用這個策略，才能保證十月革命勝利。

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農民勞動羣衆更加革命化，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失望，離開這些黨，而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這一能使國家達到和平的唯一澈底革命力量周圍。這個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方面與布爾什維克方面爲爭取農民勞動羣衆，爲抓得這些羣衆而鬥爭的歷史。決定這個鬥爭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註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繼續戰爭而鬥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律，科爾尼洛夫暴動。而這些事實結果祇是證實布爾什維克戰略正確而已。因爲當時若不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便不能推翻帝國主義者政府，而不推翻這個政府，便不能擺脫戰爭。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政策，原來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總之，使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陷於孤立，是領導十月革命準備事業的基本路線，——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第二個特點。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那末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就會懸在空中了。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托洛茨基在他所著的十月底教訓中完全沒有說到，或幾乎完全沒有說到布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這樣，黨對於十月革命準備事業的領導，是循着使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

陷於孤立的路線，循着使廣大工農羣衆脫離這些黨的路線進行的。可是，黨是怎樣具體實現了這個使這些黨陷於孤立的路線，是在什麼形式中，什麼口號下實現了這個路線的呢？這個路線是在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羣衆革命運動形式中，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下實現的，而實現的手段就是爲把蘇維埃由羣衆動員機關變成武裝起義機關，變成主權機關，變成無產階級新國家機關而鬥爭。

爲什麼布爾什維克當時正是緊緊抓住蘇維埃，作爲能促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能推進無產階級革命，並負有引導千百萬勞動羣衆達到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使命的基本組織槓桿呢？

蘇維埃是什麼呢？

列寧還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就已經說過：

「蘇維埃是新式國家機關，第一，它能保證有工農武裝力量，同時這個武裝力量不是像舊時常備軍那樣和人民隔離，而是和人民最密切聯繫着的；在軍事方面說來，這個武裝力量是比舊時軍隊強大得不可比擬的；在革命方面說來，它是無可替代的。第二，這個機關保證與羣衆，與大多數人民發生一種不可分離，易於審查，易於復新而爲舊時國家機關所完全沒有的密切聯繫。第三，這個機關底成份是由人民所選出，無須官僚形式手續而逕依民意來更換的，所以它比舊時機關要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證和各種各樣的職業有堅固

的聯繫，所以它不要什麼官僚而使各種各樣的極深刻的改良易於實行。第五，它保證有先鋒隊底組織形式，即被壓迫工農階級中最覺悟最努力最先進部分底組織形式，所以它是被壓迫階級先鋒隊所能用以激動、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全體廣大羣衆的機關，而這些羣衆向來都是完全處在政治生活以外，處在歷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證有可能把議會制底長處和直接選直民主制底長處結合起來，就是說把立法權和法律執行權結合於選出的人民代表身上。與資產階級議會制比較起來，這是在民主制發展過程中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大進步：

如果革命階級底民衆創造力沒有創立出蘇維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就會是沒有希望的事情，因為毫無疑義的，無產階級決不能利用舊機關來保持政權，而新的機關又不是很能一下子創立成功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五八至二五九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布爾什維克就緊緊抓住蘇維埃，作爲促進十月革命組織事業和無產階級國家新式強大機關創立事業的基本組織環節。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從其內部發展方面看來，是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布爾什維克遭受七月失敗以前，在兩個政權並存時期）和第二個階段（在科爾尼洛夫暴動失敗以後）。

在第一個階段上，這個口號是要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聯盟破裂，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織蘇維埃政府（因爲蘇維埃在當時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把

持的)，保證在野黨（即布爾什維克黨）有自由鼓動權，保證各政黨能在蘇維埃內自由鬥爭，預期着布爾什維克將能經過這個鬥爭方法而按革命和平發展道路來奪取蘇維埃，並改變蘇維埃政府底成份。這個計劃當然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它毫無疑義能夠促使造成那些爲保證專政所必要的條件，因爲它既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執掌政權，並迫使他們在事實上實施他們反對革命的政綱，便能加速揭破這些黨底真正本性，促使它們陷於孤立，促使它們脫離羣衆。可是，布爾什維克在七月事變時的失敗打斷了這個發展過程，因爲這次失敗使軍閥和立憲民主黨的反革命佔得優勢，並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拋入這反革命底懷抱。這個情況就使黨不得不暫時收回「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而到革命新高漲條件下再把它提出來。

科爾尼洛夫暴動底潰敗便開闢了第二個階段。「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又擺在日程上來了。可是，此時這個口號底意義，已不像第一個階段上那樣了。這個口號底內容已經根本改變了。此時，這個口號是要和帝國主義完全決裂，並使政權轉到布爾什維克手上，因爲蘇維埃中的大多數已經是布爾什維克的了。此時，這個口號是要革命經過武裝起義而直接進到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此時，這個口號是要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並使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國家形式。

把蘇維埃變成國家政權機關這一策略所含有的莫大意義，就在於它使千百萬勞動羣衆脫離

帝國主義，揭破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帝國主義工具底面目，並把千百萬勞動羣衆一直引到無產階級專政。

總之，把蘇維埃變爲國家政權機關這一政策，是使各妥協黨陷於孤立和使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最重要條件，——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爲使情景完全明白起見，我們還須說明一個問題：布爾什維克怎樣和爲什麼能把自己的黨口號變成了千百萬羣衆推動革命前進的口號呢，布爾什維克怎樣和爲什麼不僅能使先鋒隊和工人階級大多數，而且使人民大多數來確信黨政策正確呢。

問題是在於：爲着革命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包括千百萬羣衆的真正人民革命的話，——單靠黨口號正確，還是不夠的。爲着革命勝利，還要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羣衆根據自身經驗來確信這些口號正確。只有如此，黨底口號才會成爲羣衆本身的口號。只有如此，革命才會成爲真正人民的革命。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特點之一，就是它善於正確指明那些自然會把羣衆引到黨口號下面來，可以說是引到革命門口，因而使羣衆易於根據自身經驗來覺察、檢驗和察知這些口號正確的道路和轉折。換言之，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不把領導黨的方法與領導羣衆的方法混爲一談，而是明白看見第一種領導方法和第二種領導方法間的區別，所以它不僅是領導黨的科學，而且是領導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科學。

把布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表現得彰明較著的實例，就是召集和解散立憲會議的過程。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已提出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口號。大家知道，立憲會議是根本與蘇維埃共和國基礎相矛盾的資產階級國會。試問怎麼會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就是布爾什維克既然向着蘇維埃共和國前進，而同時却要求臨時政府立刻召集立憲會議呢？試問怎麼會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就是布爾什維克不僅參加過立憲會議選舉，而且還親自召集這立憲會議呢？試問怎麼會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就是布爾什維克在實行武裝起義一個月以前，在由舊制度過渡到新制度時，竟容許把蘇維埃共和國與立憲會議暫時配合的可能呢？

其所以「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是因爲：

- (1) 立憲會議思想是當時在廣大民衆中間最流行的思想之一；
- (2) 要求立刻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能促使揭破臨時政府底反革命本性；
- (3) 爲要使立憲會議思想在民衆心目中完全破產，就須引導這些羣衆拿着他們關於土地、和平以及蘇維埃政權的要求走到立憲會議門前，因而使他們與實際的具體的立憲會議相接觸；

(4) 祇有這樣，才能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立憲會議底反革命性和將其解散之必要；

(5) 所有這些，也就自然預定了可以容許把蘇維埃共和國與立憲會議暫時配合，作為消除立憲會議的手段之一；

(6) 這種配合，既然是在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條件下實現，所以祇能使立憲會議服從蘇維埃，使立憲會議變為蘇維埃底附屬品，使立憲會議無能為害地自行消亡下去。

顯然用不着證明：布爾什維克若沒有採取這個政策，便不能把立憲會議解散得如此順利，便不能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後來在『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這一口號下進行的各種發動遭到這樣厲害的破產。

列寧說：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我們參加了俄羅斯資產階級國會的選舉，即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來說國會制度在俄國是政治上已經過時的東西麼？當然，我們是更有理由來說這樣說的，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是否早已存在，而在於廣大勞動羣衆已如何準備好（在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準備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由於有種種特別條件，已準備得非常好來採用蘇維埃制度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置辯，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雖然如



此，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以後都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一至二〇二頁）。

爲什麼布爾什維克黨沒有抵制過立憲會議呢？列寧說，這是因爲：

「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星期內，甚至在這個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僅不使革命無產階級受到什麼害處，反而使它易於向落後羣衆證明這種國會爲什麼應被解散，易於把這種國會解散成功，易於使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成爲『政治上過時的東西』（同上）。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托洛茨基不瞭解布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而唾棄立憲會議與蘇維埃配合『論』，說這是希法亭主義。

他不瞭解：在實行武裝起義口號而蘇維埃勝利很有把握的條件下，容許這個配合而召集立憲會議，是唯一革命的策略，是與那種把蘇維埃變成立憲會議附屬品的希法亭策略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策略；他不瞭解：某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決不能使他有根據去非難列寧和黨主張在相當條件下成立『配合國體』的那個完全正確的立場（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三八頁）。

他不瞭解：布爾什維克如果沒有對立憲會議採取這種特殊政策，那他們就不能把千百萬民衆奪到自己方面來，因而也就不能把十月武裝起義變成深入的人民革命。

很有趣的，就是托洛茨基甚至唾棄那些在布爾什維克論文裏遇見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認為使用這些字眼是有傷馬克思主義者體面的。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即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前一月，還說「必須使全部政權立刻轉歸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八頁）。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引證馬克思致顧格爾曼的那封有名的信（寫於一八七一年四月）上所說打破官僚軍事國家機關是大陸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的言論時，白紙黑字寫過下面一段話：

「馬克思所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意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從馬克思口中說出『人民』革命這一概念來，這似乎是很奇怪，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份子和孟什維克這些司徒盧威信徒，這些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也許會把馬克思這句話宣佈為『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義思想，以為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對立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見解也是極端死板的：在一八七一年的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內，無產階級都還沒有成爲人民大多數。把真正大多數人民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祇有將無產階級和農民兩者都包括在內，才能成爲這樣的革命。在當時正是這

兩個階級組成爲「人民」。這兩個階級因爲同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所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毀壞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大多數人民，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農和無產者自由聯盟底「預備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則民主制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實現」（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至三九六頁）。

列寧這一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總之，善於把羣衆引到革命陣地上來，藉以使羣衆根據本身經驗確信黨口號正確這一點，是保證把千百萬勞動者奪到黨方面來的最重要條件，——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第四個特點。

我認爲，以上所述，已完全足以使人認清這個策略底各個特徵了。

#### (四)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義的，革命在歐洲各基本國家內同時勝利的籠統理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勝利的理論，乃是一個矯揉造作而毫無生氣的理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七年來的歷史，並不是證實了這個理論，而是推翻了這個理論。這個理論不僅不可採納爲世界革命發展底方案，因爲它是與顯然的事實相矛盾的。它尤其不可採納爲一個口號，因爲它不是展開，而祇是束縛那些

因爲某種歷史條件而有單獨衝破資本戰線可能的個別國家底首倡精神；因爲它不是推動個別國家去積極進攻資本，而祇是推動個別國家去消極等待「總解決」時機；因爲它不是在個別國家無產者中間培養革命堅決精神，而是培養漢姆列特猶疑精神，願慮「萬一別國不來援助，那又怎麼辦呢」。列寧說得完全對：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標本的現象」，而「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却祇是「罕有的例外情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可是，大家知道，列寧的革命論並不以此爲限。它同時還是世界革命發展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並不是一個自滿自足的任務。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的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是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應看作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因爲革命在一個國家——這裏是說在俄國——獲得勝利，不僅是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和日益崩潰過程的產物，而且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義的，世界革命底發展道路，已不像從前在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以前，在充分發展的帝國主義，即「社會主義革命前夜」尚未出現以前所能想像的那樣簡單了。因爲現在已出現了這樣一個新因素，如在充分發展的帝國主義條件下發生作用的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規律，這個規律是說明軍事衝突必不可免，世界資本戰線一般削弱，而社會主義可能在

\*參看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註。

個別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因為現在已出現了這樣一個新因素，如處在西方與東方間，處在世界財政資本剝削中心與殖民地壓迫舞台間的偉大蘇維埃國家，單是這個國家存在的事實，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

所有這些，都是在研究世界革命道路時不可不顧到的因素（關於其他的次要的因素，我姑且不講）。

從前，人們通常認為革命底發展道路，將是社會主義成分首先在那些更為發展的「先進」國家裏平衡地「成熟起來」。現在，這個觀念已需要重大的改變了。

列寧說：

「現在國際關係的體系已形成得這樣，即在歐洲有一個國家被各戰勝國所奴役——這就是德國。再則，西歐有些國家，而且是些最老的國家，因獲得勝利而處於一種便利地位，能夠利用這一勝利來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關重要，但終能把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推延下去，而造成某種『社會和平』局面的讓步」。

「同時，東方許多國家，如印度和中國等等，正因為受到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而完全被拋出了自己的常軌。它們的發展已最終循着一般歐洲式資本主義軌道行進了。在它們那裏已開始醞釀着一般歐洲式的事變。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清楚：這些國家已被捲入到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漩渦中去了」。

因爲有這種情形，由於有這種情形，所以「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會是像我們從前所期待的那樣完成的。它們這種發展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中的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除此以外，如果還注意到這樣一件事實，即不僅是各戰敗國和殖民地被各戰勝國所剝削，而且一部分戰勝國也落入兩個最強大戰勝國，即美兩國財政資本剝削的羅網；所有這一切國家間的各種矛盾是使世界帝國主義解體的一個最重要因素；除這些矛盾以外，在其中每個國家內部，還有各種極深刻的矛盾存在着和發展着；所有這一切矛盾，又因有偉大蘇維埃共和國與這些國家並存的事實而日益加深和尖銳化，——如果注意到這一切，則特殊國際形勢底情景，就會多少完全了。

最可預期的，是世界革命將會經由許多新國家用革命手段脫離帝國主義國家體系，而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底無產階級却援助這些新國家底無產者的道路發展。我們看見，第一個脫離了這體系的國家，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已獲得其他各國工人和勞動羣衆方面的援助。沒有這種援助，它便不能支持下去。毫無疑義，這種援助一定會增強和發展起來。但同樣毫無疑義

的，是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愈澈底鞏固，這個國家愈迅速變成爲更加擴展世界革命的基礎，變成爲更加破壞帝國主義的主要武器，那末世界革命發展過程，許多新國家脫離帝國主義體系的過程，也一定會來得愈迅速，愈澈底。

如果說沒有幾個國家內的無產者共同努力，第一個獲得解放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終勝利就不可能，——這固然是正確的；那末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各國工人羣衆與勞動羣衆的幫助愈切實，則世界革命也將愈迅速和愈澈底發展，——這同樣也是正確的。

這種幫助應當表現於什麼呢？

第一，這種幫助應當表現於獲得勝利的國家「最高限度地實行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第二，這種幫助應當表現於一國「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獲得勝利的國家所給予的這種幫助底特點，不僅在於它能加速其他各國無產者底勝利，而且還在於它既然促進這一勝利，同時也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在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達到最終的勝利。

最可預期的，是在世界革命發展進程中，會造成個別蘇維埃國家內社會主義策源地和這些策源地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體系，去與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帝國主義策源地和這些國家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體系並列，而這兩個體系間的鬥爭，就會充滿世界革命發展底歷史。

這是因爲——列寧說——「若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較爲長期的堅持鬥爭，便無法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同上）。

十月革命底世界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個國家在衝破帝國主義體系這件事業中的偉大創始，不僅在於它是帝國主義國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策源地，而且還在於它是世界革命第一階段和世界革命繼續發展過程底強大基礎。

因此，不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而宣稱一國革命勝利純粹是民族現象和僅僅是民族現象的人，說得不對。並且那些雖記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而竟企圖把這個革命看作一種祇應接受外援的被動現象的人，也說得不對。其實，不僅十月革命要有其他各國革命底援助，而且其他各國革命也要有十月革命底援助，以求加速和推進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二五年刊載於斯大林著

《到十月革命之路》一書。



## 簡要註釋

(註一) 斯大林所著十月革命之路一書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和五月間出版過兩次。該書內所載諸論文和演說，均已編進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中。本序言是選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間就已經寫成的，但它只是編進到十月革命之路一書時才全部公佈出來。本序言中的大部分文字，曾用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一標題屢次刊載於文集中或是印成單行本出版，同時斯大林所著列寧主義問題一書各次版本上也都把它刊載在內。序言中另一部分文字已當作著者對於反對聯邦制一文的註釋編進到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中刊印了。——(見正文第五頁)。

(註二) 這是指一九二三年德國發生的經濟和政治危機而言。當時德國內部展開了巨大的革命運動，結果是在魯賓森和居麟視兩州境內有工人政府成立，在漢堡城內有武裝起義發生。德國革命運動被鎮壓之後，歐洲各國資產階級反動勢力都加緊起來，因而對蘇維埃共和國舉行新干涉的威脅也加緊起來了。——(見正文第七頁)。

(註三) 科爾尼洛夫暴動是一九一七年八月由科爾尼洛夫將軍發動的反革命暴動，其目的是要粉碎革命勢力，消滅蘇維埃，成立武人獨裁政府。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堅決果敢領導武裝抗擊反革命勢力的結果，科爾尼洛夫暴動終被鎮壓下去了。——(見正文第二九頁)。

(註四) 所謂李伯爾唐恩和切爾諾夫的道路，是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道路而言。李伯爾和唐恩是孟什維克底首領，切爾諾夫是社會革命黨人底首領。——(見正文第二九頁)。

(註五) 克倫斯基是社會革命黨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內担任總長，隨後又担任過該政府內閣總理。——(見正文第三三頁)。